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激情

江南 主编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地理志

墨

Phantasmal Novomber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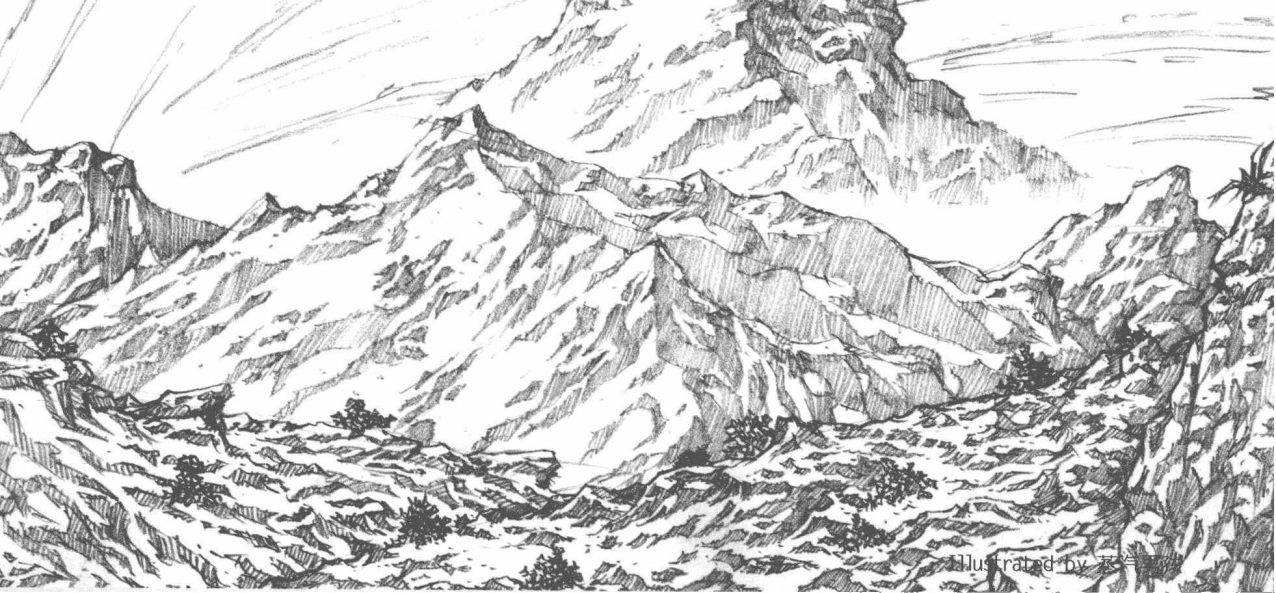
Written by ISOTONE/青笋/麦荏
RYLEA/帝陆狮/张旺/季诺/蚂蚁/蒸汽男孩

我翻开第一页，看见的时候灰尘堆积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扉页，封面没有题词，书名或者是谁的作品，一律没有写下。

唯有书中一幅幅的山水图画技法精湛，皴法宛若当世大家。

字句的墨迹、页页的画作，都不由让人想象到一个无名的旅人，背着自己的行囊，走过西陆的毒沼和北陆的荒原，在宁州的青森听风中的鸟鸣，乘船在海市里闻见异香飘散。还有那些掩埋在月光里的暗夜传说，深夜里细细的低语，依鬼熟悉的面容和僵硬的动作，又让人夜半读来，心生畏惧。

如果一个人看过世上所有的风景，听过久久搁置的刀剑在暗夜的鸣鸣，对他来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一定很稀薄吧？真羡慕啊，那些鬼魅与人暗夜同行的时代。



Illustrated by 李学军

蛮古山脉

缘起 ORIGIN

九州的山水难以清算，但凡是有足迹踏过的，都能在卷册纸笺中留下一笔墨。可是这诸多墨色里最浓重的那座峰顶，却从没留过半个脚印。这山峰偏就没有人能征服，也没有人敢遗忘。仰断了脖颈也看不清它的真容，涉断了胫骨也攀不及它的顶峰。它就是九州第一高大的山脉——蛮古山脉。

蛮古山脉海拔超过两万尺，山顶终年积雪，峰间云雾缭绕。阳光铺洒在积雪的山峰上，折射出耀眼的光亮。但这光亮却被云层阻挡，从地面向上望，只能隐约辨认出黯淡的山体轮廓，看不真切。蛮古山脉中悬崖非常多，而且极端陡峭。如果你站在山脚下，脚尖顶着崖壁，那些陡峭的崖壁会从你的脚尖压上躯干，贴着鼻尖越过头顶，垂直冲向上。抬起头眯着眼看向山顶，却只能看见一片浓稠的雾，仿佛自己并不是站在一座山的脚下，身后就是退路，而是被夹在一个崖壁陡峭的谷底，无处可走，攀不上这无尽的石壁，也望不到那无尽的天空。

蛮古山脉坐落在瀚州和殇州的交界线上，隔开夸父与蛮族的世界。九州之中从来没有哪两个州的交界线像蛮古山脉这样人迹罕至。蛮古山脉是夸父一族的圣山，主峰哲望峰在夸父语中的名字是“祈耶拉嘉”。夸父相信自己是星辰诸神的子孙。在夸父诞生之初，星辰诸神用星光融化了冰雪，垒出山脉；用剑削出悬崖，辟出洞穴；用云朵包裹住“祈耶拉嘉”，把凡间的行宫放在了哲望峰里。夸父们向山峰朝圣礼拜，却永远不会向雪山索要什么。因为贪欲只能是对神灵的亵渎，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获得神的恩典，在白云之中遥遥看见山峰一角。

瀚州的蛮族人，也不会轻易踏足蛮古山脉。倒

不是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雪山的神圣，而是因为蛮古雪山之险实在太过极端，只有将力量看得比性命还重的勇士才会光顾这座山脉，挑战绝壁悬崖。即使是最靠近殇州的蛮族部落，也要在冰原上行进三个月，才能远远看见蛮古山脉的山脚，还要顶住狂暴的风雪，攀着岩缝爬上悬崖，有几条命都不够用。

历史 HISTORY

即便已经人迹罕至到这个地步，蛮古山脉并没能享受到完整的安宁。九州高山天险众多，矿脉丰富的，难免被当作权贵抢夺的筹码；地处关隘的，又难免沦为征战的爪牙。蛮古雪山像圣女一般端坐在蛮族与夸父的土地之间，它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排斥着入侵者，守护着峰顶额间的圣洁。

胤朝的时候，蛮族的大君吕岩·莫尊格·帕苏尔将硝烟燃进了蛮古山脉。吕岩·莫尊格·帕苏尔一生中都在挣扎着向前，从来没有过片刻的停歇。瀚州水草并不算富足，真正称得上肥美的牧区很少，所以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地盘而火拼。

而吕岩的父亲，正是逊王之后的草原霸主——吕青阳。他像野兽一样对待自己的子女，或许是受到疯血的影响，或者是成长环境的烙印。总之作为大君的子嗣，吕岩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对待，反而比一般的草原孩子承受了更多痛苦。

在吕岩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吕青阳就彻底疯了，将他所有的兄弟和女人杀死。忠心的老仆和侍女们带着仅余的几头牛羊，勉强带着吕岩迁移到蛮古山脉脚下。那时，他被包裹在刚刚被宰杀剩下的牛皮里，牛皮残余的温度保全了他的性命。他像一头凶狠的狼，紧紧咬着牙关，因为太过用力，青紫的嘴唇都绷成了一条直线。

孩子就像父母的翻版，在残酷的环境中孕育的，从来不会是温柔的花朵。吕岩从小就了解自己的身世，也

因为体内的狂血，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壮硕。他听说自己的父亲对母亲做的事情之后，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只有强大到把所有的敌人，包括自己的父亲都踩在脚下，才能生存。要到更高的地方去，要到最高的地方去！

吕岩十一岁那年成了青阳部的大君。当时青阳部因为大君吕青阳的疯癫，内部组织极度混乱。吕岩继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个回击当年挑衅过、在路途上欺压过他们的部落。吕岩纵马携枪一路向西，先后屠灭了二十余个部落。他的长枪从蛮古山脉脚下刺出，绕过了溟瀚海，在瀚州草原上划出一道血线。青阳部重新在北都城召开库里格大会的那天，吕岩只有十七岁。他和他那些虎狼一般的兄弟并肩站在城巅，身体如枪杆般笔直，发色已经被染成了枪上红缨的颜色。刚刚征服瀚州的君王，冷眼睨着远方的蛮古山脉，眼睛里仍然是烧不灭的火。只是君临瀚州还不够，殇州的雪原上还有夸父的部落。他要到最高的地方去，将整个世界踩在脚底。

吕岩派了二十个体质最好的年轻人探寻翻过蛮古雪山的路和山中蕴含的矿藏。等了两个多月，回来的不是一队带着地图的英武青年，而是一个人、鬼不鬼的归人。这个人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勇士，他全身都是细密的伤口，手脚全部青紫发黑，像是折断了一样拖在身后，像受诅咒的尸鬼一样在地上爬动。他伏在地上，口不能言，唯一能暗示他遭遇的，是缠绕在衣服上的一截幡旗，上面画着夸父的图腾。

吕岩的怒火一下子被体内的血液点燃了。他带着所有的将士直奔他小时候生活过的蛮古山脉，一路杀光了遇到的所有夸父朝圣者，紧接着绕过雪山，杀进了殇州。这场战争只能用“相互屠戮”来形容，赤红的鲜血冻进雪原上的坚冰里，残留了三年。战争的终焉，吕岩带着仅余的几名蛮族战士撤进了蛮古雪山。似乎雪山并不肯庇佑这位胸腔被私欲灌满的君主，进山以后，他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失踪，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独自站在一座山峰的峰顶上，俯首看着曾经属于他的茫茫瀚州草原，扫过曾经让他挣扎的山脚，眼睛里仍然烧着狼一样的征服心。他死的时候，身体一直僵硬地直立着，枪尖还指着哲望峰顶，仿佛他的欲念并没有随着生命而消退——到最高的地方去。

因为精锐尽丧，草原蛮族在和夸父的对阵中长期处于劣势，青阳部也一蹶不振了许久，直到下一个狂血的继承人——古拉的出现。

雪山就是如此圣洁，对任何不敬的侵略者，即使是草原的大君，也毫不留情给予打击。草原上风云翻覆，大君层出不穷，雪山却屹立万载，亘古不变。

星牙县 EPIPHYLLUM

但是蛮古山脉似乎并不拒绝所有的来访者，它也曾眷顾那些善良的信者，赐他们以神的恩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主峰哲望峰上生长着的重生之花——星牙县。星牙县的生命力非常强，就算是花朵完全干枯，只要沾到一点水，就能瞬间从枯灰恢复鲜亮水灵的色彩，缓缓张开，饱满得如同刚刚绽放一样。这种花能让人瞬间恢复青春，容颜永驻，甚至有传说中写到，星牙县真的有着死而复生的力量。

早古之前，草原上降生了一位公主，名为月溪。她降生的时候，草原的天空上浮现着七彩的光辉，她就诞生在最亮的银星下面，天女般圣洁。月溪公主是北陆人的神话，不仅是因为她的美丽，更多的是因为她带给北陆的温柔守护。月溪公主精通星相和医学，她能预测天灾的降临，能用医术治疗瘟疫。她走访所有家庭，甚至其他部落，救回了无数重病的牧民。她是神赐给草原的女儿，为北陆所有的子民而操劳。当时北陆的第一勇士叫做赤呼鲁，他用刀把狼群挡在部落外，像鹰一样监视着可能入侵的敌人。对于那时的部落来说，赤呼鲁就是抵挡风雪帐子，而月溪公主则是帐子里温暖的火光。他们会是北陆草原上不落的日月，永远呼应着闪耀。

可惜，最美的月色也有被风雪掩盖的时候。月溪公主能预测天灾，却不能阻止它伤害自己的子民。在冬天最冷的半年中，部落遇到了连续一个月的大雪。一个月之间，牛羊冻死了八成，孩童相继生起了重病，赤呼鲁只好离开部落去求援。部落里的担子都落在了月溪肩上。要用仅剩的一点物资保证所有人生存，还要治疗病人，安抚受惊的孩子们。她越发纤瘦的背影被风模糊得不真切，泪水冻结在通红的脸颊上，眼睛却应和着帐子里的光，代替被风雪掩盖的星星闪耀着。在暴雪即将摧毁整个部落的时候，公主突然发起了高热，部落里的人想尽了办法却治不好她。她就像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部落的灾祸，风雪越小，她鼻尖的气息就越弱。到第七天，月溪公主突然从病榻上坐了起来，她像是受到了神的召唤，朝圣般径直走进了风雪中的蛮古山脉，消失在了风雪里，带着希望部落平安的祈求。

她进山的那天，雪停了。

当赤呼鲁带着救援的物资回到部落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公主离开的消息。有些人说，一定是月溪公主进山向神祈求，才让风雪停下，说不定公主还被困在山里，应该去找她回来。但是蛮古雪山何其险峻，公主没有找到，进山的人却失踪了大半。赤呼鲁终于决定要自己进山去找。那晚，数月未见的月光从蛮古山脉的山峰间蜿蜒流下，在草原上汇聚成一道溪水，盈盈流回部落里，钻进赤呼鲁的帐中。月光引着赤呼鲁走进了蛮古雪山，似乎带着爱人的气息，温柔得像是公主的笑语，映得星空都黯淡了。说来也奇怪，赤呼鲁没有遇到风雪山崩，也没有觉得道路难走，就走到了山腰。山腰有一处冰台，月溪公主肃穆地跪在上面，紧闭着眼睛，已经没有了呼吸。她双膝前的冰面是裂开的，里面钻出一朵晶莹的花，引着赤呼鲁走到这里的款款月色就是从花心里流出来的。赤呼鲁还没来得及为爱人的逝去而伤心，花心里的光辉就再次流淌起来，像是在竭力吸收着花朵的生气。一瞬间，花朵所有的色彩都从花瓣的间隙里流泻而下，蜿蜒着爬上公主的唇。公主的唇色竟然就这样慢慢红润了，倏然睁开眼睛，眸子里是一弯柔美的月色。再低头看那朵花，却已经不见了。那花，便是星牙县。

关于星牙县的传说，就此传开了。但是此花极其难寻，没有极大的运气是绝对找不到的。据传贵末的时候，乱世帝玺素文纯游历北方时曾经得到过一朵，赠予了蔷薇公主，成就了一段天下美人的神话。曾经有商人

尝试过培育星牙昙，但是一直养不活，有人猜测说，这朵花是靠神力养育的，凡人养不活。也有人猜星牙昙是靠吸收生命才能开花，寻常地方不像蛮古山脉吞了那么多人的性命，自然不行。

蛮古山脉的雪山就像有自己的灵魂一样，只有心怀敬畏与善意的人们才能进入。

直到现在，进山的人还是没有几个能够活着回来。即便是回来了，也像是受了神罚，七窍流血，浑身青紫，四肢僵硬，只能用诡异的姿势在地上爬行，用口啃食冰雪和地上的残尸。据老人们说，山脚的石缝里经常传来女人的歌声和战士们滴答敲着剑鞘伴奏的声音，一定是在以往犯过雪山的那些人变成了厉鬼，日日用歌声引诱路人。

有一位年轻的旅行者途经蛮古山脉附近，听说了这个传说，就向当地人解释说根本没什么鬼神。蛮古山脉中本来就有很多没有被冰雪封死的岩缝，风灌入多孔的山体，发出呜呜的回音，听上去像是女人的歌声。而风力强劲的时候，吹动洞穴之中的碎石和碎冰，击打岩壁，发出的喀嗒声响就像是伴奏声。山缝没有外面寒冷，风中栖息了不少虫蛇，人走入洞中，体温瞬间唤醒这些毒物，无数尖利的毒牙会一起攻向进入其中的人。人就算不死，也是昏迷。在那样的低温下，昏迷几个对时，四肢肯定都冻坏了，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只好到处爬。这样下了山，被部落中的人看见也多半是觉得是受了诅咒或者神罚。

我以前进过蛮古山脉，想要试试运气，看能不能找到星牙昙。路上果然经过了许多未被冰封的山缝，里面腥臭味刺鼻，但究竟是蛇腥还是鬼臭，我却不愿意拿命去试了。



Illustrated by TRYLEA

溟濛海镜桥

缘起 ORIGIN

在瀚州朔方原西部总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瀚州成立之初，整个草原没有一片水域，牧民在长久的干旱环境中艰难求生。草原的勇士，能捕杀最凶猛的野兽，能驾驭性子最烈的骏马，却无法为瀚州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雨。于是牧民们日夜祈祷，希望盘靛天神能给虔诚的子民一线生机。盘靛天神奇迹般回应了他的子民，从遥远的东陆来了一个秘术士，秘术士用手指轻触大地，顿时浓雾四起，汇聚在其指尖，而后像疯狂的离弦之箭一般冲向云霄夜幕，风云变色，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牧民们终于得到了期盼已久的雨水，他们在雨中彻夜狂欢。大雨足足下了三天三夜，等雨过天晴，牧民们目瞪口呆——一片广阔无边的水域形成了，水面清澈，深不见底。这便是溟濛海的创造传说。

其实溟濛海并非海，而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由虎踏河以及地下水汇聚形成。蛮族不善水性，不管周围的水域是淡水湖还是咸水湖，一律统称为“海”，又因为每到雾月，湖面上总是泛起大雾，湖水在雾中溟濛不见，所以得名“溟濛海”。溟濛海是北陆第一大湖，草原的子民靠着从它延伸出的水系汲取水分，得以在广袤的瀚州生存下来。

关于溟濛海，草原上有很多神秘的传说。比如巨大的湖里藏着—个魅冢，无数凝聚失败的魅的尸骨就埋在湖底。比如夜晚如果有人走在湖边走动，会发现湖面上浓厚的白雾中隐约藏着巨兽，等等。而在众多关于溟濛海的故事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要数“镜桥”的故事。

历史 HISTORY

关于镜桥的建造，蛮族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数个离奇的段子都是由草原蛮族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的同时却也变得愈演愈烈，真假难辨。但各种传说都有一些相似的部分——

蛮族人一向以草原的牛羊肉为食，很少吃鱼类。但是溟濛海因为虎踏河的注入而拥有非常丰富的鱼种，又由于很少遭到捕捞，鱼群不但数量多，而且长势肥美。原本以吃牛羊肉为主的草原蛮族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捕捞溟濛海中各种鱼类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蛮族一向不善水性，骑马驰骋草原的民族对于水这个概念可谓一窍不通，更别说像东陆一样建造船只组织船队将捕捞作为一种行业。这时候逊王已经手持盘靛天神的屠刀除掉了所有挡在他面前的对手，草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瀚州蛮族赢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即使战场上最勇猛的战士，也会有期待卸下铠甲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于是战争一结束，为了给草原带来更好的生活，众人提议在溟濛海上建造一座桥，连通湖泊的两端，一来可以灵活地选择捕鱼的地点，二来大大缩短了捕鱼人所走的路程。

然而建造桥梁这个提议遭到了较为保守的蛮族贵族的强烈反对。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认为溟濛海中的鱼





Illustrated by 李蔚

本来就不应该捕捞，盘靛天神已经赐给广阔的蛮族丰美的食物了，没有必要再食用湖中的鱼类，过分贪婪会得到神的惩罚；二是溟朦海魅冢的传说不断，单是在湖边行走就能看到异象，如果冒然在湖泊上建造一座桥，深入湖心，必然会引发不祥的事情。然而众人还是不顾劝阻，开始这个不小的工程。桥在半年后建成，连接溟朦海西岸和南岸，是当时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一个工程。据说桥梁建成后，本来安静的湖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等漩涡平静后，湖面便泛起大雾，一直没有退去。桥梁的一端就隐没在大雾之中，不能清晰地看到另一端的所在。桥梁只使用了数月，当地部落主君便下令将桥封锁，任何人不得再踏上桥半步。这是因为在桥上出事的人实在太多，主君认为蛮族毕竟不善水性，在桥上捕鱼难免失足，落入水中必然淹死，于是下令将桥废弃，不准蛮族子民在桥上走动。

事情本来就这样平息了，但是总有传闻说，淹死的人并不是失足从桥上落入水中，这座隐没在浓雾中的桥梁，有着一股蛮族人无法说清的恐怖力量……并且，经过一件惊动整个草原的事件后，这座桥更是毫无争议地被列为了北陆第一谜团。

镜桥 MIRROR

圣王十三年，逊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吕青阳消灭九燔部，一举攻下北部。十三年后，吕青阳的两个儿子决定剿灭当初和九燔部交好的五狄部。五狄部的主君郭林·速摩·布哈落知道自己部落不久就会沦陷，于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命人将儿子连夜送往朔方原与火雷原交界处的一个尚秧部落，这个小部落隶属于五狄部。当初九燔部成为北陆第一部落的时候，有人向石斛建议铲除这个边界部落以彻底统一北陆，五狄部主君见这个尚秧

部落离北陆中心较远，从未参与任何战争，又毗邻溟朦海，部落不大却人人生活富足，于是向石斛求情，又和尚秧部和亲。事实证明，五狄部主君确实非常有远见，尚秧部为了表示感谢，签订盟约表示世代与五狄部交好。

拥有青铜之血的吕青阳和他的儿子们在战场上暴露出强大而凶残的形象，他们将五狄部君主郭林·速摩·布哈落活活撕裂，并命属下追击年仅九岁的五狄部世子一直到溟朦海畔的尚秧部，并且威胁尚秧的主君不交出世子就要大肆屠杀部落的子民。

尚秧部的主君刚刚上位，年纪尚轻却重信守诺。部落的老人都建议他把五狄的世子交给青阳部，以换取部落的生存，却被他拒绝了。“人如果没有信义，活着和狗又有什么区别？放心，我自有办法。”他这样说，暂时压服了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尚秧部本就不大，人口稀少，战斗力也弱。仅仅数十人的青阳虎豹骑，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经过一夜的权衡，一个诡异而又惊险的念头在主君的脑袋里萌生，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出现在他脑中的，便是那个一端淹没在浓雾中、桥体溟朦不见的长桥。蛮族口口相传关于这座桥诡异的传说并非谣传，上代的主君在下令封桥前请合萨来探查过，从合萨的口中得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人是如何从桥上好端端的就突然溺水。这个秘密被保存下来，如今便只有主君知道了。不论真假，他都决定将赌注全部押在这座桥上。

在青阳部最后通牒的时间到来之前，尚秧部的主君带着部落所有的子民来到青阳部使者的帐前，伏身献上了牛羊。他说：“尊贵的使者啊，你们的要求我们已经知悉。我们的力量如此微小，又怎么敢与盘靛天神的使者作对？只是盟誓是神圣的，我也不愿违背我父亲对盘靛天神立下的盟誓，所以请恕我不能亲手



将世子献给你们。但你们放心，五狄世子已经被我带到溟朦海中心的岛上，那个岛只有一条路径进出，世子绝跑不了。现在请你们宽恕我的罪过，就让我为你们领路吧。”

尚秧主君告诉骑兵首领，五狄部世子就在溟朦海中心的岛屿上，要到达岛屿，必须通过这座长长的、淹没在浓雾中的桥。为了打消骑兵的猜疑，他表示会亲自带领众人去湖中小岛。骑兵首领担心主君在湖中设埋伏，就命令骑兵全部下马，跟着主君步行过桥。首领又留了三个骑兵在原地看守马匹，在他看来，这几个人镇服这群手无寸铁的弱者，就足够了。

溟朦海广阔平静，边界在雾中朦胧不可辨认。众人行走在桥上，发现这座桥出乎意料的长，走了很久仍然看不到中心岛屿。甚至有一刻，不知道是溟朦海太广阔还是雾气太过浓厚，站在桥上的人觉得自己置身一个白色无边际的空间，没有湖畔，没有夜空，没有周围的草原，只有脚下的一节桥和像镜子一样平静明亮的湖水以及浓浓的白雾。更为诡异的是，越往前走雾气越重，就好像燃烧着恐惧的火焰，扭曲盘旋，让人的呼吸都受到了影响，身上的衣服全被水汽打湿，甚至最后，大家都难以分清自己是置身于桥上还是水中。与之相反的，他们的倒影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湖面就好像刚刚擦拭过的铜镜一样，倒映着主君和骑兵们，在这浓厚的水汽中慢慢前行。

浓雾笼罩了整个湖面，所有的骑兵视线模糊，在明亮的月光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在水中前行，其后突如其来的一刻，领头的骑兵抽一口气，竟然被水呛得猛咳起来。怎么会有水？正要下令众人掉头往回走时，他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浓厚的水汽已经结成水滴包裹了一行人，回去的路已经全然不能看见。

大家已然置身在密不透风的水中！

众人被淹得措手不及，骑兵们顿时在水中慌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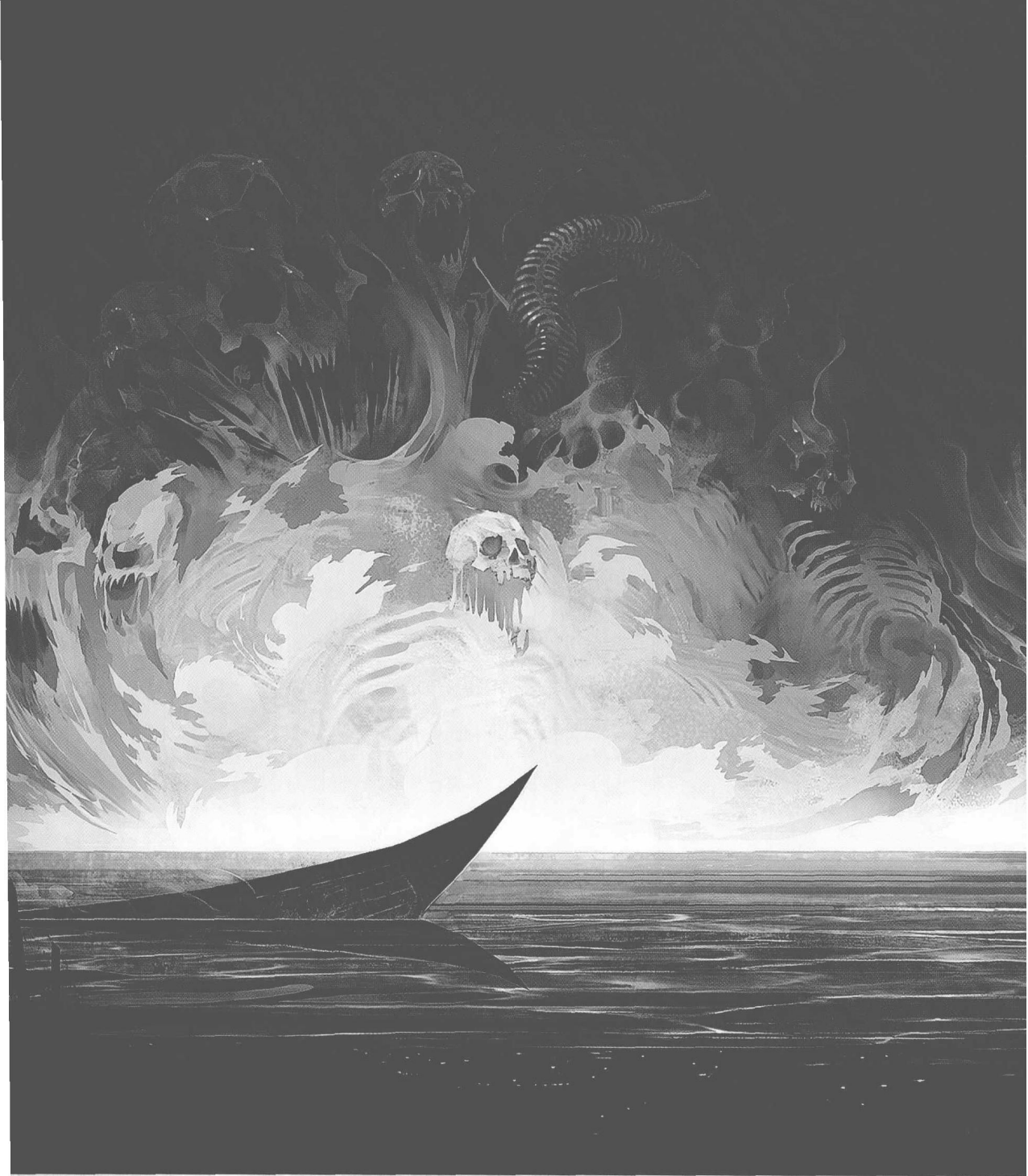
来。首领看着自己和众人的倒影，发现了更加诡异的事情——倒影仿佛被剥离出去，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地继续前行。湖面太过明亮，倒影太过清晰，大家一时竟然分不清到底哪一端是实体，哪一端才是倒影，恐惧如同湖水一样彻底淹没了所有人。溺水的人奋力挣扎想浮出水面，但是水面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水与空气的分界诡异地消失，将空气的那一边也变成了水。大家不是在湖中，而是在一个丝毫看不见边际的、完全被水包裹的空间挣扎，直到意识模糊。所有人，包括骑兵首领，包括尚秧的主君，就这样诡异地溺死在水中。

这就是主君所掌握的长桥的秘密：行在桥上的人，会发现自己仿佛被水中的倒影所取代，而本人却变成倒影，并随着水汽越来越重最终溺水，水中的倒影却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天地倒转，将人困在水中，不能解脱。

尚秧主君就利用这个秘密，将青阳骑兵引到桥上，并牺牲自己，和他们一起溺死在水中，以此为五狄部世子和自己的子民争取到了逃亡的时间。当青阳部后续的部队来到溟朦海边的时候，只找到三具虎豹骑兵的尸体，尚秧部和虎豹骑的马匹，都彻底消失了。

后来东陆人根据蛮族的传说，将这座桥取名为“镜桥”，因为这座桥好像伏在一面明亮的铜镜上一样，让溟朦海不再是普通的湖，水中的倒影也和本人真假难分。

我总是被这座桥吸引，当我站在桥头，好几次想尝试着走过这座桥梁。但是看到不远处淹没在浓雾之中的桥体，最终还是停止了脚步。那些被湖泊吞噬的人们，是他们的影子，还是代替他们的本体，生活在这个世上呢？我也不清楚。



水雾逐年黏稠，
凝重，
仿佛有了自己的重量，
和吸力。
我们在去向何处？
这废弃的长桥，哪里是终点？



Illustrated by 帝陆狮

攫抓、缠绕、牵引、无力的挣扎，
影子渐渐清晰，
在这沁凉的湖水中，
或是在那干燥的水面上？
真实与倒影的分界，
早已颠倒逆转。

THE END

这么多年，我们做的事情的名称有了很多的变化。最早我们叫“奇幻文学”，然后泛化到“幻想文学”，现在叫做“青春文学”。但是期待的故事方面，似乎一直没什么变化。

小时候我是个对世界充满不确定感的孩子。大约是因为心思单纯，我从来不明白“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充满了太多的空白没有定义，所以大多数时候只好跟随别人的步伐。而对一些奇怪扭曲后来细想并不符合我的定义的地方，也会先全盘接受下来。“不管再奇怪，只要接受这个设定就好了。”在师长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好的特质，所以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作为一个“乖孩子”被接受了。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和一群当时看来很有文艺范儿的朋友相处。他们的人生在我看来丰富而精彩，他们都有文艺青年的心，谈吐不凡，更重要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听的唱片和看的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学生讨论王家卫或者EVA都还是小众而略cult的行为，但他们就可以做到。而作为恪守“学习时间不该听音乐分散精力”又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学习的我，就只能在父母安睡后的短暂时间里关上门，打开用来“练习英语听力”的录音机，将音量调到极小但还能听见的地步，开始放一些私货。是的，那时家里既没有CD机也没有甚至一副完整的耳机。

实际上能够播放的带子也不多，多靠兄弟赞助，这告诉我们从小攒好基友是多么重要。寥寥的磁带里只有一张录着小田和正的《突然开始的爱情》的日文听力磁带（这是tm多惨）、一张封面打着Leff Chang（张信哲的英文名是Jeff）的盗版带（感谢华同学），一个打卡的Nirvana的《Unplugged in New York》（十分感谢沈同学）和一张标价2.5元的U2的《Zooropa》。最后一张倒是我自己买下的，原因是够便宜——

就这几张磁带里的歌在十一点后到午夜这段时间里不知Loop了多少遍，loop到我闭眼都能哼出曲调来。后来在北京大学的提前招生的面试环节里，考官最后一个问题环节是“唱一首歌，随便什么都可以”的时候，我把《Zooropa》上的第一首歌《Far away, so close》十分熟练地唱了一遍，如果时间足够，其实我可以依次把那张专辑里的歌唱下来的，我是说除了唱不上去的那些……

然后……当然是被录取了。

大约三年后，我才真正懂得了，很多时候我不必追随大多数人的脚步。因为本质上来说，我就是会和普通人适应的那种生活“格格不入”的人种。

在我毕业后的两年，我在帝都重逢了之前很好的一个朋友，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再也没法像当年一样，和他谈论君特·格拉斯、村上春树和自我膨胀与收缩的问题了，再也无法。我们会讨论徒步鞋的样式，讨论北京地铁里的英语提示音，说些有的没的的话题，和其他的正常人再无不同。而我的音乐单上，却永远loop着Nirvana的歌，我也还能记得《Zooropa》的歌曲顺序，A面第一首是《Far away, so close》，B面最后一首是《Wanderer》。

从未改变。

所以这许多年，我会期待同样的故事；这许多年，我对文学的爱从未改变。

某种程度上，我是个老旧的人，因为人生的经历对我的改变似乎也很少。大概因为这样，就像《铁皮鼓》里那个拒绝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青春应该会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长到让我看到文学的尽头。

MICHIGAN'S ONLY
U2 TRIBUTE

ZOOR A U2 TRIBUTE

'Zooropa' plays U2 songs sparingly

Join us for an unforgettable tribute to U2

With a complete video production

you won't believe your senses.

"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MAGIC

Join Us After Tigers

FRIDAY, AUGUST 11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Ⅲ	ISOTONE/TRYLEA
002	地理志·蛮古山脉	青笋/TRYLEA
004	地理志·溟蒙海镜桥	麦荏/帝陆狮
010	卷首语	ISOTONE
012	织锦师·鸢飞	涂琳/011
014	十二国记·龙莲	绯羽空空
022	将君Ⅱ(连载七)	行烟烟/011
	劲敌 箭伤 毒泉	
032	织锦师	涂琳/怀砚
	鸢飞 诡谋 采薇	
068	落花记	花布/枯河
	歌女 刺客 伤情	
078	无尽长门(连载四)	唐缺/金朔
	棘魅 迷雾 龙渊	
116	绿衣兰	季月白/Abit
	腐殖 黄金 烈火	
126	死神的星期天·逃犯	多多/卡小N
	消散 长生 命定	
140	锈蚀天使	萧如瑟/白树
	傀儡 牢笼 秘盟	
151	九州之星	叶明瑛
	贪得	后得嘉树
	审判日	秋幻月雪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169	胤周刊	叶明瑛/麦荏/五子析
172	九州同学会	叶明瑛/阿淳/麦荏



織錦師

涂瑾



生长于帝都的O型水瓶座女。

毕业于北大，内心强大，涉猎广泛，爱好是电影、戏剧、摄影、爵士乐、美食和大自然。热爱幻想、快乐和自由，最大梦想是去陌生的森林或者雪山住下来养条大狗。决心用处女座一般的挑剔来鞭策自己写出真正能让自己心满意足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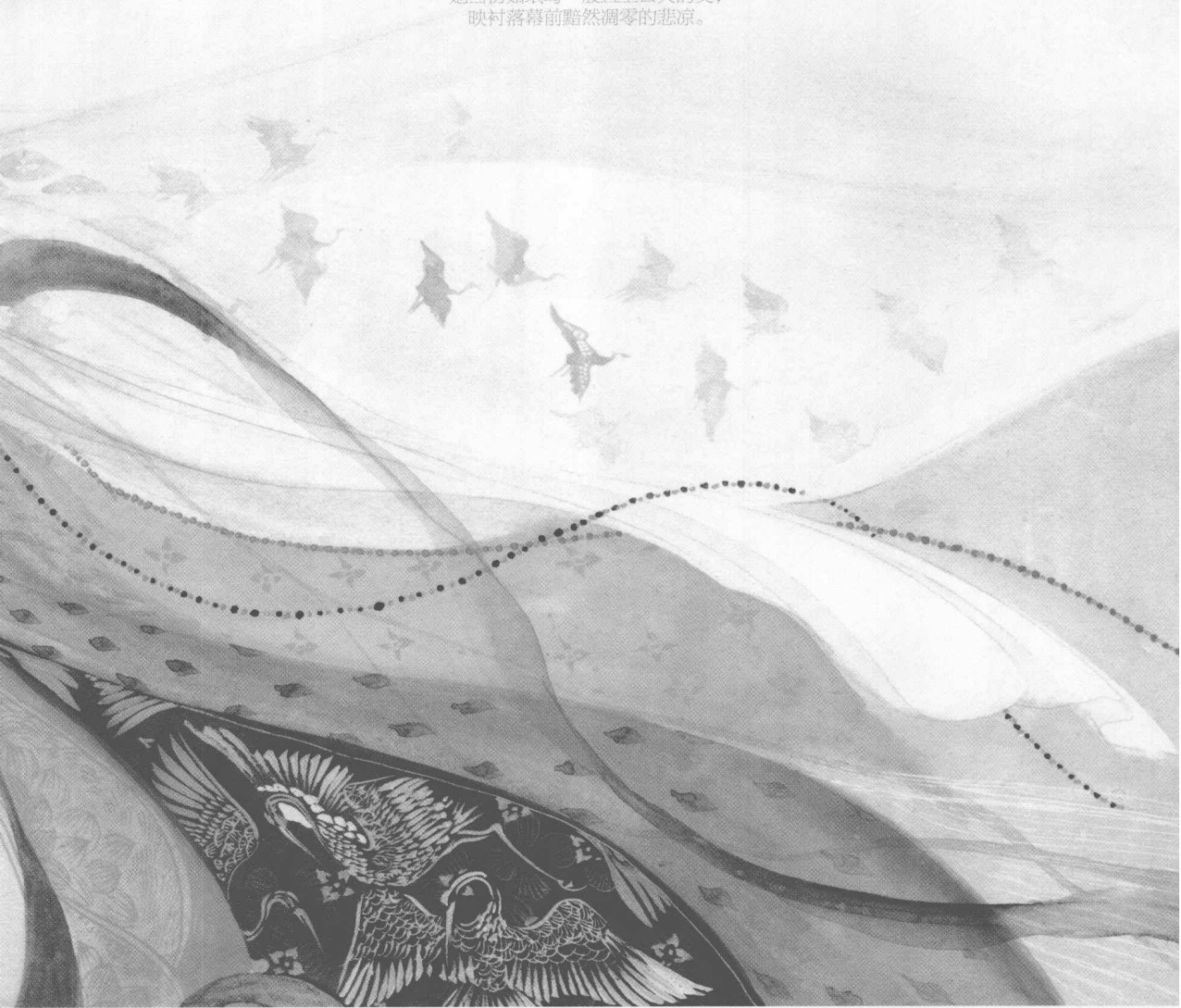
曾混迹于时尚时装杂志，热爱九州瑰丽的世界，终于造就了这一篇《九州·织锦师》，她以九州第一“时装设计师”的视角，以精准纯熟的文字描绘一个狂妄骄傲与繁华交织的锦绣时代。

代表作：《清谈》《话别》《九州·织锦师》

以丝绢为墨，勾勒九州大地上最美华服。
以心血为引，谱写尘世凡俗里无瑕心曲。

孤傲的织锦师一步踏入朝堂，
心血之作“鸢飞”，流沙飞舞于随风殿上，一舞成名。
也就此，俘获了殿上最沉默清冷的心。
那一刻，似知己，似故人，所有的美好，都抵不过这相遇。

死或生，皆在尘灭之中，不复存在。
她当初如纸鸢一般直上云天的美，
映衬落幕前黯然凋零的悲凉。



九州世界第一篇有关时尚的小说。
细数古典服饰极致的美。
和人们孤寂无依的灵魂。

九州·织锦师

详见32页

涂琳

零——

十二国

记

龙莲

Illustrated by 绯羽空
Text by 紫澜羽 ISOTONE

晋北，八松城。
今冬的第一场雪下得尤其的早，
把八松城覆盖在晶莹的雪花下

秋浓驿的灯光很暖，
人心却冷。
世事流转本就如此。
龙苦为了那个女人
背叛了天罗本堂，
一转眼，她就傍上了别人。
但绘影组绝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
曾经是兄弟的兄弟。

血菱花盛开的时代，暗夜中奔行如影的刺客，
也有向往光明自由的梦想。

“你是龙苦，我的弟弟，‘绘影组’的成员，没人能欺负你。他们骗了你，就得死。”

绘影组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曾经是兄弟的兄弟。

触犯这一点的人，将要用鲜血付出代价。

从天而降的白练，藏在袖里的杀人术裂锦十二。

她从不会让兄弟受委屈。她是他们的姐姐，也是保护神。

她的名字叫做——龙莲。

“傻孩子，天塌下来，世上还有我这个姐姐不是么？我还在，就不许那些人动我弟弟。”



到来的时候，替男孩，
带着二尺长薄纸一般的眠龙月，翩然如同仙子。
一把大火，烧掉所有不该存在于世界上的人，
伤害自己弟弟的人。
是了，龙莲就是这样，一个艳若海棠的女人。
她永远值得信任，只要她还信任你。
天罗的杀手，即便是女人，也从不留情。



很快，我们便停泊到了这座岛。在大海深处，隔着
千里烟波，有一个家。”

“岛？”

“是啊，一座岛，岛上有一座城，是一个家，我们建造
了数百年的一个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龙莲，身怀着“黄金之渠”的秘密，却淡然自若出现在帝都天启。
她来得堂皇，来得坦荡。
她明知，皇室、辰月、天罗，所有人都觊觞这秘密。
她已下决心为绘影组换一条生路，通往自由的路。
即便只留给自己，一往无回的孤独。

深夜的大雨里，在无数缙卫紧密监视的目光中，
装载着天罗巨大财富的马车光明正大地驶入帝都，
停在月栖湖的门口。

